



Sudden Appearance of Mystical Light

边缘对话 I

沉睡 编著

灵光乍现

—— 漫游于空间、自由与死亡之境

Wandering over Land of Space, Freedom and Death

■ 后现代与上帝已死：唐逸 ■ 哲学的黄昏，还是黄昏的哲学：陈嘉映 ■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思想问题：王岳川 ■ 弥漫着的击垮着的力量：孟京辉 ■ 游离于世界史系统之外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空间与时间概念：王富仁 ■ 不可夺取的自由主义自留地：王焱 ■ 来自东方视角的法的精神：朱苏力 ■ 真在与死亡：西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边缘对话 I

灵光乍现

Sudden Appearance of Mystical Light

——漫游于空间、自由与死亡之境

Wandering over Land of Space, Freedom and Death

沉 睡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光乍现——漫游于空间、自由与死亡之境/沉睡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边缘对话 I)

ISBN 7-80149-595-0

I. 灵… II. 沉… III. 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268 号

边缘对话 I

灵光乍现

——漫游于空间、自由与死亡之境



编 著: 沉 睡
策 划: 路卫军
责任编辑: 丁孝强 魏 军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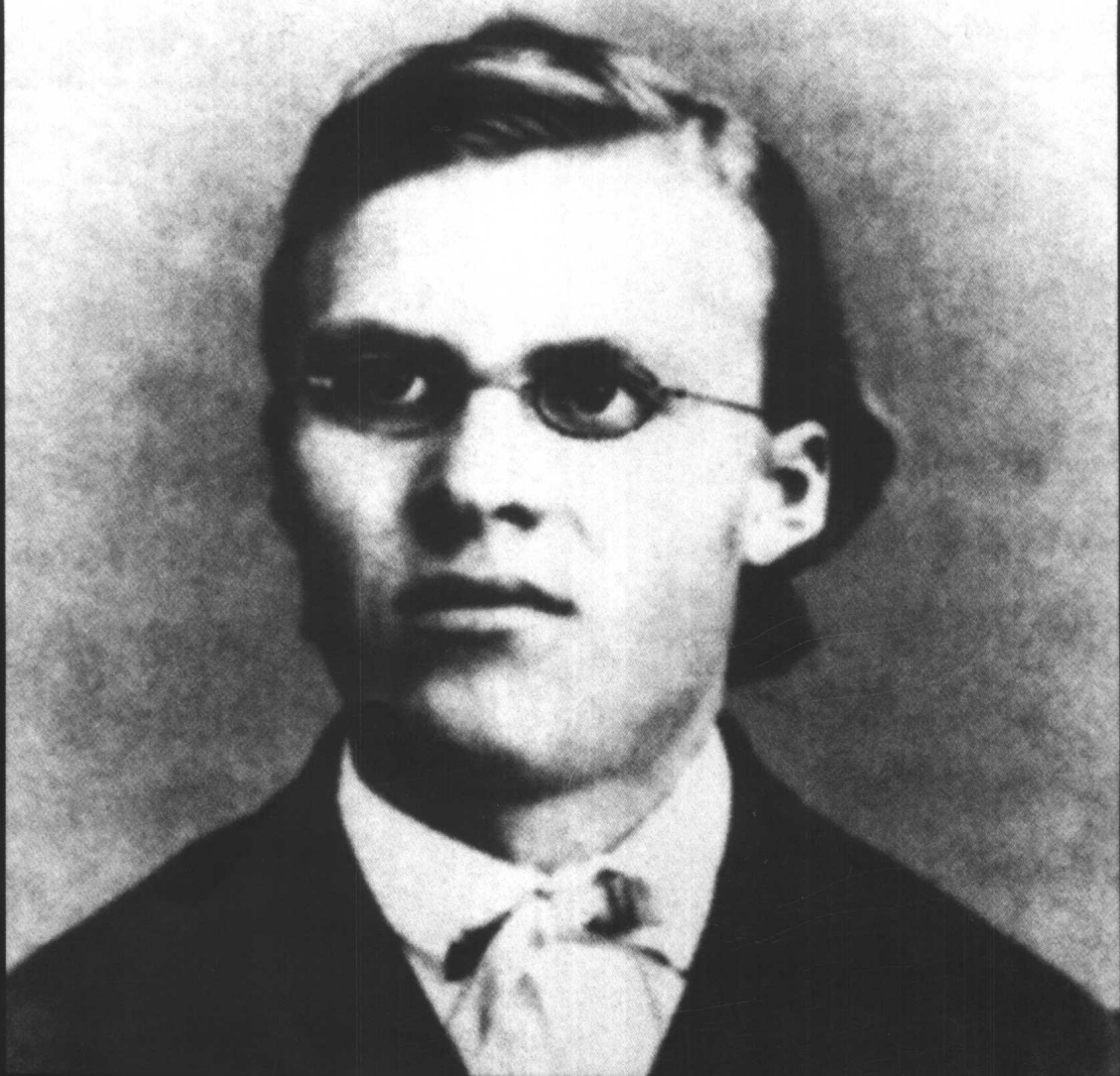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ISBN 7-80149-595-0/B·103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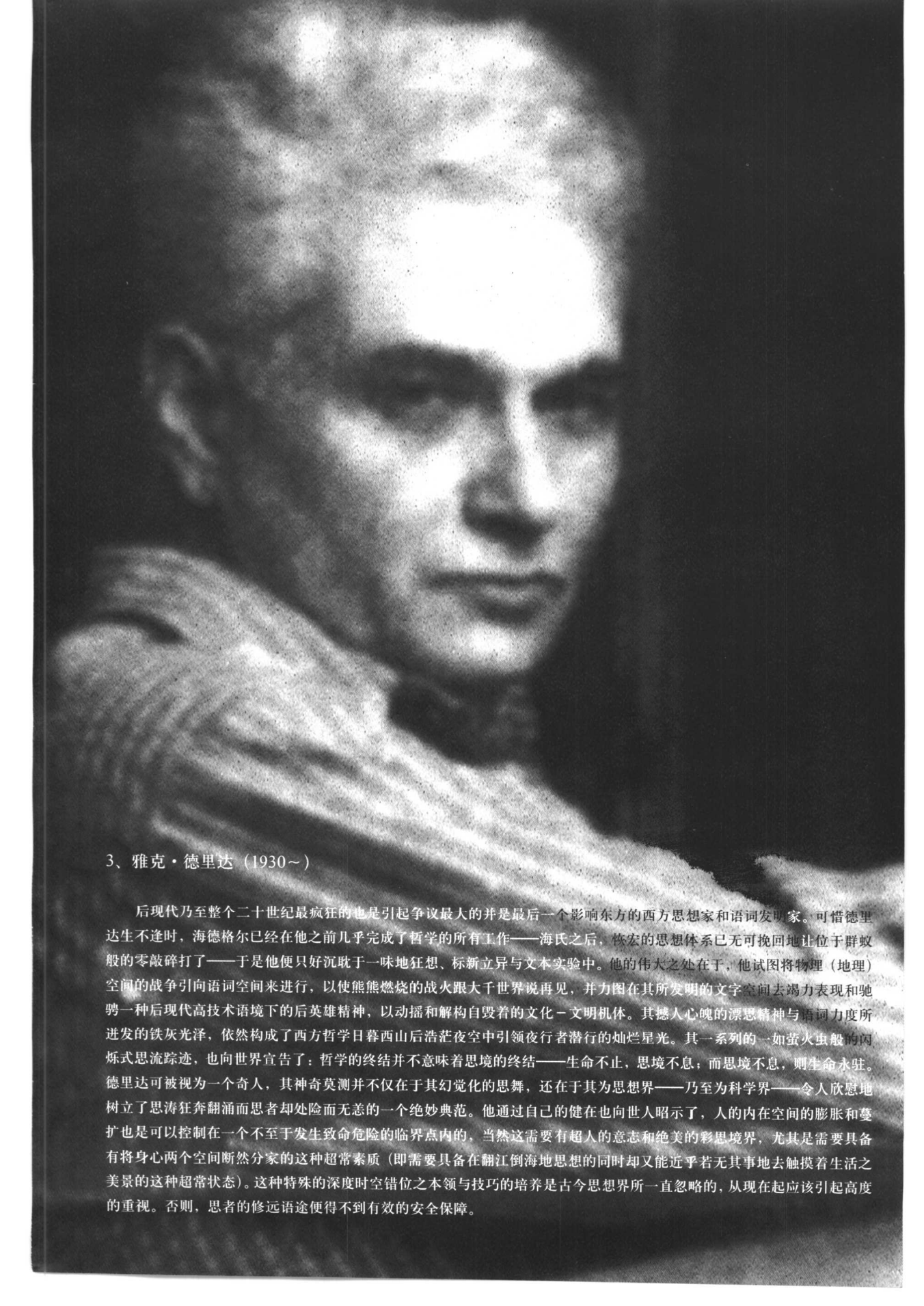
1、弗里德里希·尼采 (1844.10.15~1900.8.25)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世界最先锋的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反传统的诗人和音乐家，作为一位极具亮丽性光彩的挑战者与叛逆者，尼采的思想掠光还直击后现代主义，并折射向二十一世纪的遥远的东方视界。在今天，尼采及其思想衍射者海德格尔成为了学界所不可绕过的两座巍峨的思想巅峰。尼采曾希望在非凡领袖指导下来改组人类社会，并讴歌英雄与战争，他给德国的精神气氛注入了浓烈的迷魂药，致使他达到了第三帝国时那样的趾高气扬的优越感和不可一世的空间感。他信奉叔本华，尤其是信奉瓦格纳，把瓦格纳看成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强有力的高级祭司，看作是英雄与超人的化身，并在瓦格纳的音乐中看到了一个悲剧的英雄时代将要诞生。尼采还为哲学一改戏路与俗套，开创了激情表述与创造性表述的先河。尼采的思想之于前代的最大特点是英勇无畏，尼采的核心思想是旨在强调人的内在空间——即他所谓的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之维——应得到狂放不羁的艺术性充盈和力拓。但这一空间的激盈与扩拓也常可能会导致无限度地膨胀、蔓延，乃至发生灾难性爆炸——尼采本人后来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其核心思想是一种过于理想化、过于审美化，同时却又是一种过于单面化的思想，缺乏中和与回旋的余地，亦即是一种因阴阳过分失衡而随时可能会导致引火烧身的思想（虽然其的确撼人魂魄并雄美无比），尤其是其过分迷狂性地一味张扬去激荡并雷响幻觉化的耀锐空间而无情地抛弃上帝的超人思想与意志性思想不仅给他自己酿成了惨痛的悲剧，而且还波及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可以看作是由此类思想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当然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经济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绝不是导致“二战”爆发的决定性因素。不管今人如何辩解与美化，从本质和根源上讲，尼采及其精神导师瓦格纳应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种一味恣纵的汹涌澎湃的激情波澜最终必然要冲出精神空间而冲向远方与周边，必然要由意志而化为相应的实质性行动。想必，当初他们没有料想到会有日后的飞机、航母、原子弹等大规模强杀伤性空间利器，及电波、视频、网络等大规模软杀伤性空间异物的粉墨登场，否则他们可能会冷静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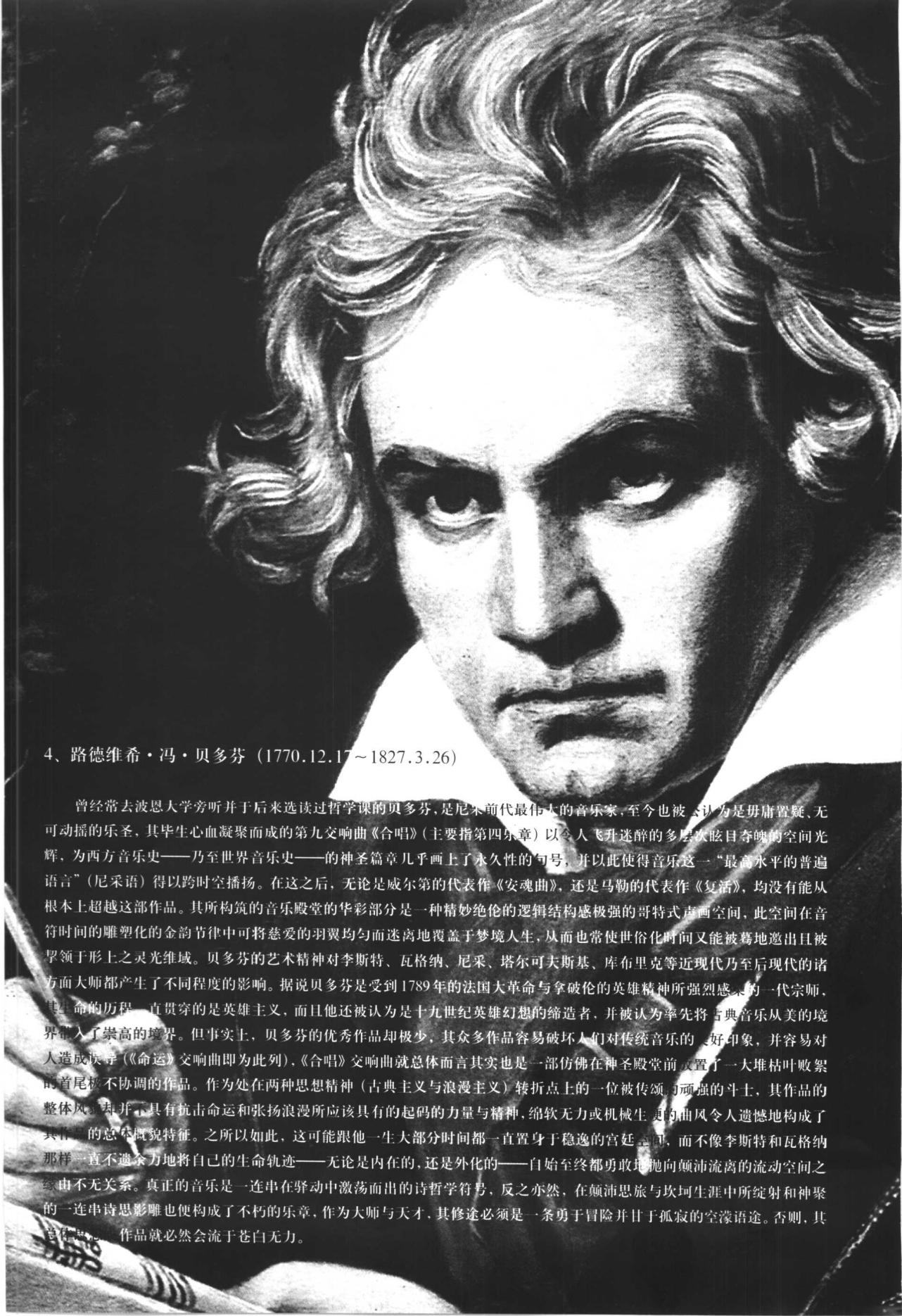
2、马丁·海德格尔 (1889.9.26~1976.5.26)

二十世纪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海德格尔曾一度迷信并深深卷入了纳粹运动(甚至最终也未从根本上为此而忏悔),但这几乎丝毫也未减弱其思想底蕴的伟大性。当然由于其思想前期一直没有澄清空寂性、时间性与审美性此三者的存在之三位一体性的最基本问题——这也向来是世界文化史,尤其是西方文化史的本质缺陷——致使其伟大性在其思想中后期方才绽露出来,一经绽露,便一直性地汇融于天地时空——真正的在者乃为思者,真正的思者乃为诗者,真正的诗者乃为迷醉者,迷醉绽现世界,圣思来自圣美,圣美召唤圣思,圣思又托起圣美,圣美与圣思一道构成着时空视界的真谛与精神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为雄霸天下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划上了完整而又绝后的句号,或者也可以说是将其引向了末端。因为他的鞠躬尽瘁的劳作也可以被视作是为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建造了一座寿终正寝的金字塔——自然,这一金字塔也布满了苔藓、残迹、败笔与尘埃(惟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后人永远无法超越,但金字塔本身就意味着后人几乎不能再超越)——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依然看不出在这座金字塔之后是否还有另外的思想峰峦崛起的迹象之可能(主要是指西方)。自他之后,西方哲学悖离了深刻和神圣的主题,而开始走向以繁理化、游戏化和分裂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他在使西方哲学趋向终结的同时,也隐约预示了二十一世纪将可能是整个西半球黯然失色、东方思想将一如旭日东升般地一统天下的时代。若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德格尔将不仅意味着是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同时也极可能意味着将是东方思想真正达臻勃兴的启蒙者。因为今天的东方重量级的思想者一般正是通过踏入海德格尔的思想畛域而反弹回真正的思想畛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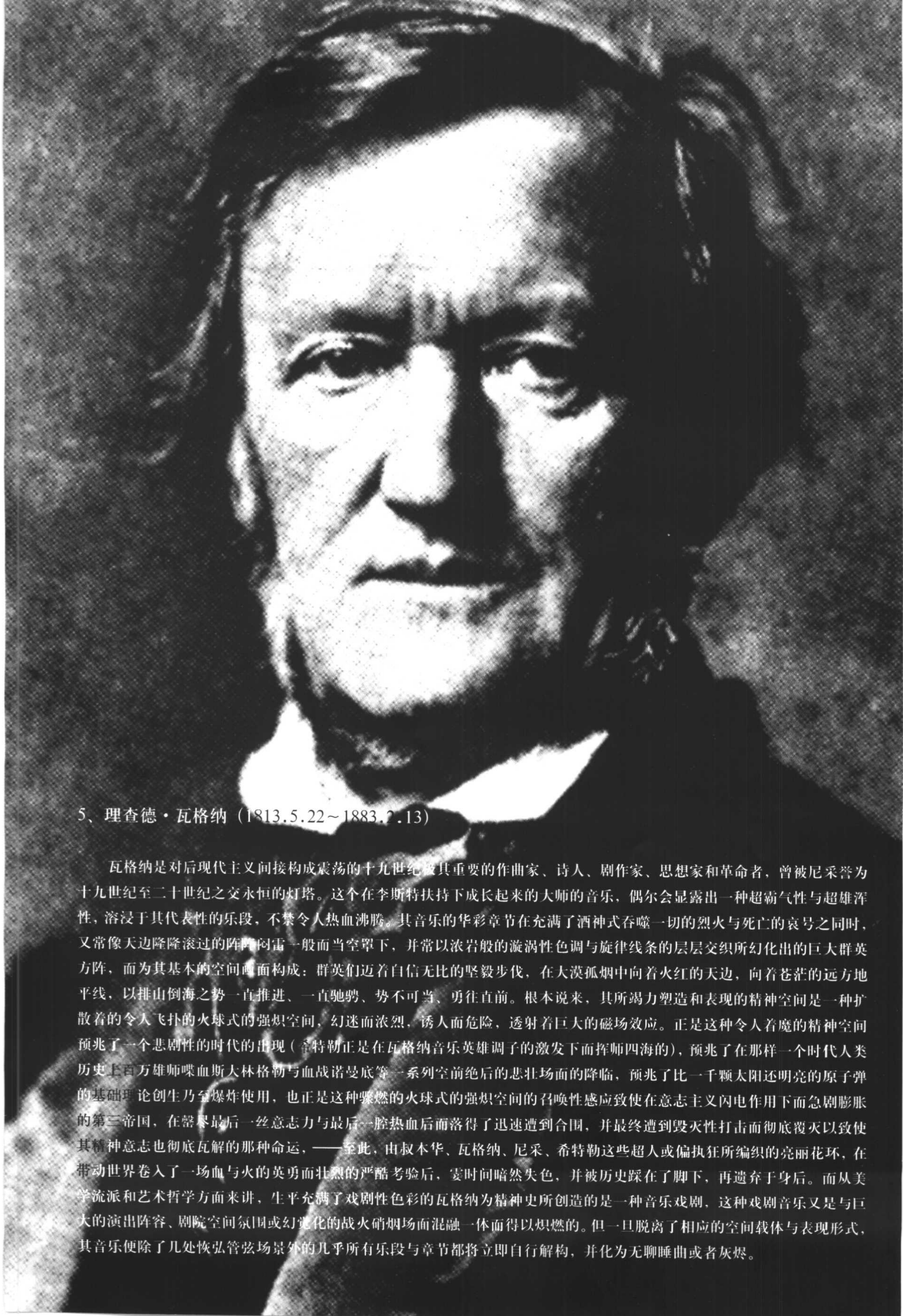
3、雅克·德里达 (1930~)

后现代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最疯狂的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并是最后一个影响东方的西方思想家和语词发明家。可惜德里达生不逢时，海德格尔已经在他之前几乎完成了哲学的所有工作——海氏之后，恢宏的思想体系已无可挽回地让位于群蚁般的零敲碎打了——于是他便只好沉耽于一味地狂想、标新立异与文本实验中。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试图将物理（地理）空间的战争引向语词空间来进行，以使熊熊燃烧的战火跟大千世界说再见，并力图在其所发明的文字空间去竭力表现和驰骋一种后现代高技术语境下的后英雄精神，以动摇和解构自毁着的文化—文明机体。其撼人心魄的深思精神与语词力度所迸发的铁灰光泽，依然构成了西方哲学日暮西山后浩茫夜空中引领夜行者潜行的灿烂星光。其一系列的一如萤火虫般的闪烁式思流踪迹，也向世界宣告了：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思境的终结——生命不止，思境不息；而思境不息，则生命永驻。德里达可被视为一个奇人，其神奇莫测并不仅在于其幻觉化的思舞，还在于其为思想界——乃至为科学界——令人欣慰地树立了思涛狂奔翻涌而思者却处险而无恙的一个绝妙典范。他通过自己的健在也向世人昭示了，人的内在空间的膨胀和蔓延也是可以控制在一个不至于发生致命危险的临界点内的，当然这需要有超人的意志和绝美的彩思境界，尤其是需要具备有将身心两个空间断然分家的这种超常素质（即需要具备在翻江倒海地思想的同时却又能近乎若无其事地去触摸着生活之美景的这种超常状态）。这种特殊的深度时空错位之本领与技巧的培养是古今思想界所一直忽略的，从现在起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否则，思者的修远语途便得不到有效的安全保障。



4、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770.12.17~1827.3.26)

曾经去波恩大学旁听并于后来选读过哲学课的贝多芬,是尼采前代最伟大的音乐家,至今也被公认为是毋庸置疑、无可动摇的乐圣,其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主要指第四乐章)以令人飞升迷醉的多层次眩目夺魄的空间光辉,为西方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神圣篇章几乎画上了永久性的句号,并以此使得音乐这一“最高水平的普遍语言”(尼采语)得以跨时空播扬。在这之后,无论是威尔第的代表作《安魂曲》,还是马勒的代表作《复活》,均没有能从根本上超越这部作品。其所构筑的音乐殿堂的华彩部分是一种精妙绝伦的逻辑结构感极强的哥特式声画空间,此空间在音符时间的雕塑化的金韵节律中可将慈爱的羽翼均匀而迷离地覆盖于梦境人生,从而也常使世俗化时间又能被蓦地邀出且被挈领于形上之灵光维域。贝多芬的艺术精神对李斯特、瓦格纳、尼采、塔尔可夫斯基、库布里克等近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诸方面大师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说贝多芬是受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英雄精神所强烈感染的一代宗师,其生命的历程一直贯穿的是英雄主义,而且他还被认为是十九世纪英雄幻想的缔造者,并被认为是率先将古典音乐从美的境界带入了崇高的境界。但事实上,贝多芬的优秀作品却极少,其众多作品容易破坏人们对传统音乐的美好印象,并容易对人造成误导(《命运》交响曲即为此列),《合唱》交响曲就总体而言其实也是一部仿佛在神圣殿堂前放置了一大堆枯叶败絮的首尾极不协调的作品。作为处在两种思想精神(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转折点上的一位被传颂为顽强的斗士,其作品的整体风格却并不具有抗击命运和张扬浪漫所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力量与精神,绵软无力或机械生硬的曲风令人遗憾地构成了其作品的总体风貌特征。之所以如此,这可能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一直置身于稳逸的宫廷空间,而不像李斯特和瓦格纳那样一直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生命轨迹——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化的——自始至终都勇敢地抛向颠沛流离的流动空间之缘由不无关系。真正的音乐是一连串在驿动中激荡而出的诗哲学符号,反之亦然,在颠沛流离与坎坷生涯中所统射和神聚的一连串诗思影雕也使构成了不朽的乐章,作为大师与天才,其修途必须是一条勇于冒险并甘于孤寂的空濛途途。否则,其作品就必然会流于苍白无力。



5、理查德·瓦格纳 (1813.5.22~1883.7.13)

瓦格纳是对后现代主义间接构成震荡的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和革命者，曾被尼采誉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永恒的灯塔。这个在李斯特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大师的音乐，偶尔会显露出一一种超霸气性与超雄浑性，溶浸于其代表性的乐段，不禁令人热血沸腾。其音乐的华彩章节在充满了酒神式吞噬一切的烈火与死亡的哀号之同时，又常像天边隆隆滚过的阵阵闷雷一般而当空罩下，并常以浓岩般的漩涡性色调与旋律线条的层层交织所幻化出的巨大群英方阵，而为其基本的空间画面构成：群英们迈着自信无比的坚毅步伐，在大漠孤烟中向着火红的天边，向着苍茫的远方地平线，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直推进、一直驰骋、势不可当、勇往直前。根本说来，其所竭力塑造和表现的精神空间是一种扩散着的令人飞扑的火球式的强炽空间，幻迷而浓烈，诱人而危险，透射着巨大的磁场效应。正是这种令人着魔的精神空间预兆了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的出现（希特勒正是在瓦格纳音乐英雄调子的激发下面挥师四海的），预兆了在那样一个时代人类历史上百万雄师喋血斯大林格勒与血战诺曼底等一系列空前绝后的悲壮场面的降临，预兆了比一千颗太阳还明亮的原子弹的基础理论创生乃至爆炸使用，也正是这种骤燃的火球式的强炽空间的召唤性感应致使在意志主义闪电作用下而急剧膨胀的第三帝国，在罄尽最后一丝意志力与最后一腔热血后面落得了迅速遭到合围，并最终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彻底覆灭以致使其精神意志也彻底瓦解的那种命运，——至此，由叔本华、瓦格纳、尼采、希特勒这些超人或偏执狂所编织的亮丽花环，在带动世界卷入了一场血与火的英勇而壮烈的严酷考验后，霎时间黯然失色，并被历史踩在了脚下，再遗弃于身后。而从美学流派和艺术哲学方面来讲，生平充满了戏剧性色彩的瓦格纳为精神史所创造的是一种音乐戏剧，这种戏剧音乐又是与巨大的演出阵容、剧院空间氛围或幻化化的战火硝烟场面混融一体而得以炽燃的。但一旦脱离了相应的空间载体与表现形式，其音乐便除了几处恢弘管弦场景外的几乎所有乐段与章节都将立即自行解构，并化为无聊睡曲或者灰烬。



6、弗兰兹·李斯特 (1811.10.22~1886.7.31)

浪漫主义音乐最为光芒灿烂的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瓦格纳大部分重要的音乐章节几乎都闪烁着李斯特音乐的光辉。可以说没有李斯特的精神气质与和声概念对瓦格纳的熏陶和濡染,就没有瓦格纳的神话。李斯特与贝多芬和瓦格纳一起构成了音乐王国的三国鼎立之势。李斯特为音乐史开辟了一条极端对抗、极端撕裂、极端狂躁、极端充满戏剧性与夸张性的先河。实际上,叔本华并非瓦格纳乃至尼采的精神导师,李斯特才是瓦格纳的精神导师,并进而间接地影响了尼采——虽然世人几乎从未将李斯特和尼采联系起来。李斯特的音乐精神空间与瓦格纳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表征着疯狂、抗争与幻影,而后者则潜射着癫狂、血溅与谵妄。李斯特因其完美无缺的内外形象高蹈独处于与其格格不入的周遭世界,而使其作品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并几乎绝后的反叛精神、与对命运的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和抗争精神。二十世纪的现代音乐最早可追溯至李斯特所首创的分裂性和声概念,和近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性的节奏魔变。李斯特的音乐也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大师中最具有哲学意味与超迈诗情的音乐,他的一些优秀乐段中分明闪射着一百年后德里达的思想火花。与曾经刻意钻研过大量哲学的瓦格纳和贝多芬不同,李斯特主要受惠于诗与文学。然而其音乐所透射出的哲学思想却是无可比拟的,毋宁说他是在用音乐符号去表现哲学思想。其乐句间铿锵有力的撞击感与乐句的内在空间张力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还是一位游牧历史岁月与生死空间的时间大师。不过,他为了迷惑和欺骗贵妇们的许多炫技之作却经常成为外行诽谤和攻击他的把柄,以致使他常被误认为仅为钢琴之王。继李斯特之后,经过德奥音乐一哲学体系的终结者马勒的挽歌式的过渡——虽然马勒的音乐也常不乏深刻的思辨精神与千军万马的气势,但总体上还是呈坍塌状的——西方音乐史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代之以其后的旨在以神经极限刺激、故弄玄虚与情绪无度宣泄为目的的现代音乐(以及摇滚音乐)了,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斯特拉文斯基将音乐带向了战栗的噩梦,那么世纪中后期的猫王与列侬及其后的各派摇滚(除艺术与迷幻摇滚外)则又将音乐带向了灯红酒绿的骚动之中与歇斯底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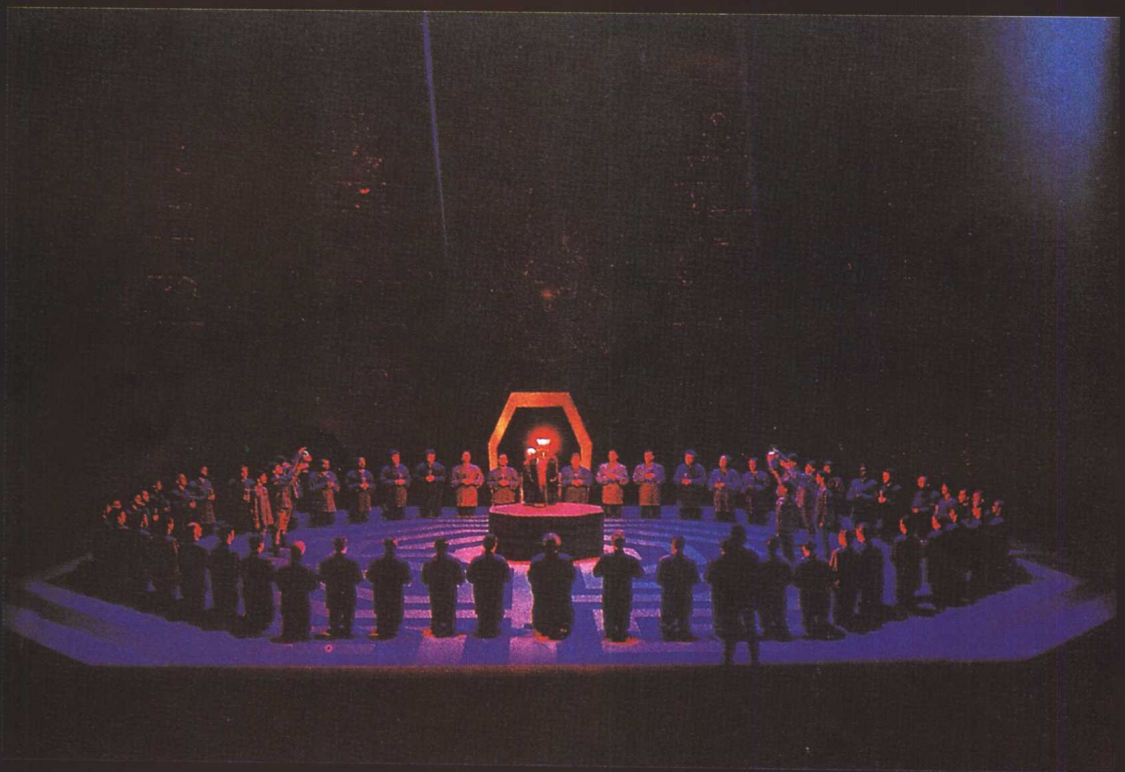
7.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81.12.30~1952.2.13)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发展了量子理论,首次揭示出了微观客体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波-粒二象性;否定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理论;以其过人的先验性玄想所创立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为空间、时间、物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世界存在之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洞识。在认识外层空间方面,其玄猜性的思想理论,被公认为是继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所取得的第三次质的飞跃和颠覆性的突破。他还发现了空间的结构与性质取决于物质的质量及其分布的物理秘密。此外,他还开创了现代宇宙学,提出了宇宙有限无界的假说,——其实宇宙更可能是无限有界的,或是无限无界的,抑或是有限有界的。综上所述,爱因斯坦是一位物理空间大师,或者说更是一位物理时间大师,几乎是丝毫不过分的。从其青少年时代接触过大量哲学和擅长音乐的人生轨迹又可窥出,音乐、哲学、时空冥想与“真正的”科学常常是相得益彰和相互生辉的。然而,爱因斯坦的严重问题是,由于其思维空间缺乏审美性要素的充分注入,致使其在对时空的认知方面同时也显得竟是地极为残缺不全,并由此在世纪初就埋下了毁灭时空——即毁灭世界——的祸根(使今日世界变得越来越恐怖而异常的全球化核威慑之现象不能不追答于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革命)。确切说来,爱因斯坦也完全可被视为一位凝眸空间的色盲者,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方文化史无论是在对人的外层物理空间(包括黎曼空间)与文化空间,还是在对人的内在心智空间与生命元素空间(包括基因空间)的认知方面,亘古至今都一直是处于一种盲视状的(前者流于轻狂无知,后者流于矫揉造作)。

8. 史蒂芬·霍金(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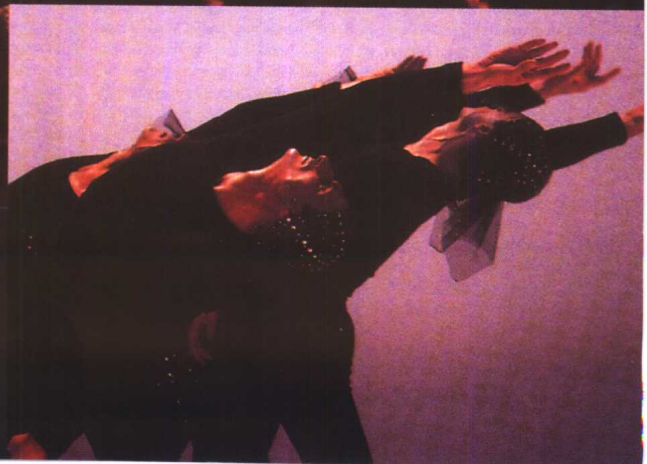
爱因斯坦之后到今天最重要的试图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熔于一炉的理论物理学家,是个过于迷信奇思妙想的假说之人。霍金因其惊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对大尺度宇宙空间的探索,尤其在对黑洞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可能的惊人性突破而被传为佳话。同时,由于其在宇宙大尺度空间方面的玄想过于神乎其神,又常让人对现代宇宙学的方向乃至科学的边界都不得不产生深深的疑虑。回首巨匠,霍金的日渐残疾仿佛也让我们忍痛看到了人类智能的越界所终将招致的可怕后果——惩罚。





9、幻觉化声音现象的空间（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剧照）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是瓦格纳与尼采这两位巨人的分界标，此歌剧使尼采无比痛心，他最终没有经受得住这深刻的绝望与精神创痛，这是导致其悲疯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这部歌剧就作曲来讲极为平庸与愚蠢，但其空间设计还是超乎寻常的。



10、觉醒的空间



11、《空间与时间》2号 碳墨画



12、《空间与时间》3号 木板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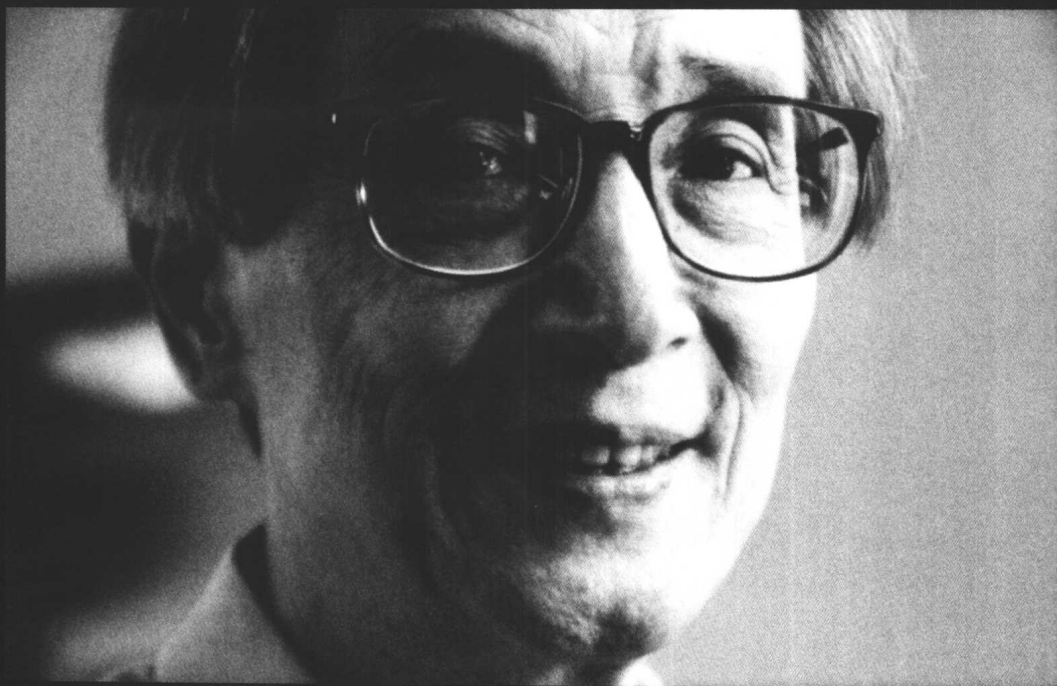
13、《空间与时间》4号 水墨画



14、《后现代主义语境》 硬笔画



15、凝思于地狱之门的特殊时空（罗丹《地狱之门》 铜 1880—1917年）



16、唐 逸：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较重要的宗教哲学家，其思想以深邃、幽杳著称。

17、陈嘉映：世纪之交中国较重要的现象学家、翻译家，其思想以艰涩、超验著称。





18、王岳川：世纪之交中国较重要的美学家、后学家，其思想以唯美、通灵著称。

19、孟京辉：世纪之交中国较重要的人民实验艺术家，其思想以诡谲、怪异著称。

